

戴荣里

体弱了，一感冒就涕泗横流。师弟新疆饭店请客，贪杯误事，当晚身体就闹别扭。第二天一早，头脑昏沉，弥漫中怪梦连连。学生魏薇母女从贵州来，强挪身体迎接，返家时四体乏力。怕与高血压有关。余患病，很少吃药，有医生说这样可以增强免疫力。

本来应该很惬意的周末，度过了一个难受的礼拜六。

周日在家读书，胞妹来电话叙及其厂遭窃事，心情更加不爽。言语中训斥胞妹几句，过后又觉过份，一本原计划读完的书只好丢弃一旁。生活由芜杂的事情构成，人处在病与不病之间的感觉最难熬。中午时分，好友李君喊我赴宴。至和顺小镇，几杯普洱下肚，方感通体舒泰，李君劝我少酌，恭敬不如从命，三杯美酒品过，涕泪竟然止住。喝酒治感冒的理论暂时有了注脚。人长了年岁，免疫力开始下降，本喜欢在家吃饭，粥好菜香，无奈朋友同学频繁相邀，总是磨不开面子，虽无利益瓜葛，却有身体担忧。心善有时是身体的杀手。平日里不累时很少午休，这场酒回来，虽觉身体有些转好，终也有些疲乏，头一沾床，就呼呼大睡了。

醒来但觉精神大好，两碗粥一喝，人顿觉有了气力，突然有了散步的冲动。穿上丝绸短裤，有些黄世仁的感觉；扯上红色体恤，提醒我也曾青春过。沿着上班走过的路，先向西走，抵达公园，再一路向北，不觉黄昏就近了。

今年和往年不同，一走路就爱出汗，有说好的，也有说虚的幼多休息。平时早晨上班路上，要通过微信给原生态文学院的同学们上一个小时课，坐上地铁，才觉得有些困乏。靠打开一本书驱赶疲劳，我的好多书就是在地铁上读完的。有人见我发朋友圈，不是山水，就是美女，以为我是浪荡公子，细心的读者会根据时间猜测判断，大多是在一早一晚上下班路上拍摄的；面对文字和图片，仁智各见，你不可能堵住人的嘴，把一个人说到最坏，也就是那个人好的开始，所以我不介意别人的尖嘴。

人是易受环境影响的动物。到了公园，似乎两条腿就会使劲迈开。周围都是运动的人，不运动你就是落后分子。沿着公园行走，看散步的胖子、瘦子，男人、女人，丑的、俊的，高的、矮的，老人、小孩，各有其趣。和早晨散步者斗志昂扬的气氛不同，晚上的公园多了一些生活的情调，跳舞的人婀娜多姿，甩鞭的人似也有一点柔情。这边是情语切切的恋人，那边是父女相逗的亲情。北京这几天雨多凉快，公园里的草散发出清香，和春天不同，这时的草香得有些过于浓郁，好像一进入草场就难以脱身出来的，与人竞赛的芦苇越长越高，探身到路中央来了，它们的齐整让人惊诧。自然的事物，因为是自然的规整，自然给你自然的享受。我在那些芦苇前留影，手轻触一朵花或一根草，做亲昵状，伊说我要做，其实我是自然亲切的。

走到稻田深处，我凝望这片城市中的稻田。有一年深秋，我报名参加公园里的稻子收割，感受的不是农民的辛苦，倒是收割的欣喜。这些稻子在公园里与周围的绿色融为一体，等到金黄呈现，才能现出与众不同，一年四季常见的两个大鸟巢，此刻掩映在茂密的树叶里，黄昏把树叶掩埋，路灯下的荷塘此刻也倦懒起来。我对伊说，有人善喝荷花茶，到黄昏时分，将茶叶放入荷花中，晚上，荷花闭合了花瓣，第二天花瓣打开时，那茶则会透着荷花的芬芳。伊很惊奇，凑近了看那荷花，原来竟真是开了又闭上的。那些荷花们如劳顿一天的人们，渐渐地睡去了，亭亭玉立的荷花杆立着，衬着或舒或卷的荷叶，有贴着水面的荷叶，铺成绿绸，旁边添荡着水草，我在靠近荷花的石头上，嗅闻荷花的香味，满池子的香气不同于早晨怒放时节，就如清茶之于普洱，已是两种味道了。伊耐不住在荷塘边的时光，大约是受不了岸边柳树上的蝉鸣。伊说：蝉鸣是求偶的信号吧？我戏言，那蝉的荷尔蒙含量也够大的。没有蝉鸣的夏天似乎不叫夏天，犹如沙漠，我指着两棵挺拔葱郁的塔松对伊说，倘若这两棵树在沙漠上，就会给人无限的希望和向往。它们在城市里就平淡多了，一如蝉鸣，倘若在沙漠里听到，好比听到大雁的叫声。

走着走着，膀子甩开了，腿也打开了。不知不觉汗水溢满了全身，感觉整个黄昏也被汗漫一般。回家时，身体大好，急忙拉杂写下这些琐碎的文字，算是这个夏天的一个细节吧。



初秋感怀

江发楷

湛蓝尽染苍穹深，
洁白畅游天幕清。
高风疾吻万树舞，
微露细润百草芬。
落黄款款点秋装，
飞雨依依燃夏烟。
长留一叶知冷暖，
总舒双臂拥初心。

董改正
戴荣里

梦想在高处提拉着我

培胡适，有鲁迅钱穆覃鸿铭；那里有高大的银杏树，在秋风里染一身金黄，那里有未名湖。想象在轻微的雾霭晨光里，带一本书走过小桥。想象白发的先生，憧憬漂亮的女生，那张扬的青春，该是怎样的一个跋扈飞扬。北大，它成了我读书的终极梦想。

未进北大，心里早已自许。不知天高地厚地臧否历史人物，谈论时政得失，不屑与“乡愿”交谈，所交皆是“狂狷”，常常的议论风生令师长担忧。这样的“愤少”，自然不把数理化放在眼里，罗家伦、朱自清都是数学0分进的北大，钱钟书数学15分，吴晗数学0分进的清华，结果可想而知，从“愤少”到“愤青”，我的数理化只能堪堪及格。那年高考，我没能考中大学，更遑论北大。

我龟缩在一个专科学院里，品味理想幻灭的滋味，品咂年少轻狂的苦果。这是一个绝妙的讽刺，我向来鄙夷庸常，却发现自己其实庸常。当别人都在努力时，我却在好高骛远地关注人性、生死、历史等等

之类的大词，却没有新的阐发，只是为了青春彰显自我的方式罢了。君子不器，我学的恰恰是电器专业。我的人文北大，离我已经越来越远。

不得不承认，我只是个庸常的人。我的堂弟与我遭遇相同，他放弃了工作，重新参加高考，三年后，他考取了安徽大学。毕业那年，他读了研究生，然后考取了公务员，终于现世安稳。我没有重起炉灶的勇气，我参加工作，结婚生子，下岗，再就业，闲暇读书写作，无非豆腐干大的文字，并无大的建树。北大梦，已经淡出我的梦境。只是在每年的六月高考季，会被这些热词碰触，心尖停了蜻蜓一般颤动。

2008年末，我滞留北京。我穿着雨靴，踩在深雪里，一路打听，终于到了北大门外。寒假的北大，没有几个人。高大的石狮子落满了雪，两个保安，隔着车道说着话，一个穿棉袄戴帽子的老大爷，推着自行车过了大门，跨步上车，骑着走了。我径直向大门走去，保安没有拦我。我心里说：我来

了北大！只走几步，我就折回了。我欺骗过了保安，却欺骗不了自己的心。我成了王徽之，却因迈出这一步，风雅全无。

后来多次经过北大，也只是遥遥远望。年过四十，上有老下有小，我的梦想很简单，让他们幸福，搁浅自己。我自认为已经低到尘埃里，却并不被许多人接受，很多人笑着对我说：你是文化人，你清高，我们哪敢高攀？原来，这么多年的北大梦，一直拯救着我，虽然我卑微，为讨生活在俗世奔走，却终于没有泯灭思想的火花，没有被俗世彻底的同化。我骄傲，虽然我只是怀着北大梦的非北大人。

又是一年青春梦想张扬或失落的季节。现实往往残酷，而梦想是飞离俗世的翅膀，即使是贴着地面飞翔，怀揣永远不妥协于生存现状的倔强，便也有遇着风力一冲飞天的可能。很多时候，不是梦想拒绝了我们，而是我们放弃了它。梦想是引擎，我的北大梦，在精神的高度，提着我，拉着我，不被泥泞污秽了心灵。



被我称为师傅的老师

欧阳

教师节近了，很多人都在说教师的事儿，于是我想到了师傅。

所有教育过我的教师中有一人，也只有这么一位，我称其为师傅。以前当面不敢这么叫，怕联想到工人师傅，后来有了网络，云上碰面很自然地就师傅师傅的叫上了，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是否乐意。

师傅便是李德顺先生，现如今是大师级的人物。我作为劣等生愣叫师傅本该是有些惶恐的，可扪心自问，倒真没有谦卑态度。梳理一下原因，应该是“师傅”的念头成型在先；在李老师大成之前，因为一些小事的感触，俺便以师傅视之了。

李老师当班主任时主持过一次我们的班长选举，哥几个把这儿事当成了娱乐活动；谁票少下轮就披谁。结果三番五次都沒有过半数的家伙，先生显然有些愠怒，脸色可见。意外是他并未高声斥责，反倒是平和严肃地说：尔等如此不负责任，以后能担当什么？别的同学怎么想不知道，我因之确实羞愧了一下。当然，更重要的影响是班主任之“不怒”，为什么？这让我想了好久。

作为辩证、历史唯物主义“原理”的老师，坦白说我不敢以德顺先生的学生自居，既然精神世界也是客观的物质运动，干嘛要分成二元的东西？这太乱，搞不清楚，故而只好闷心里擅自感悟微小事。

一次在海淀影剧院看电影，幽暗中俩逃课同学一边乐一边胡评电影，结果后面有个声音说别影响其他观众。透着微光斜眼一看，居然是李德顺同志——电影快结束前赶紧溜号。

“他不会认出我们吧？”出来俺俩同声问。

后来我们担心的事根本没影儿，看来是虚惊。

接着的寒假我和兆平没回去。为自在一些，哥俩亲自制备了电炉。也是巧了，陈先达教授的字很难辨认，李老师让我俩誊写一遍。这不算事儿，可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，老师必须上门询问进展，问题是他也不能时间，一天饭口上把俩埋锅造饭的伙计逮个正着。揣着复杂心情面面相觑的我们未能荣获李老师的训斥。他先是探问抄字进度，语气温和，伙夫心情顿时良好很多。本以为学究不关心炉火事务，末了他还是道出了衷心劝诫：学校查出来事小，要是闹出烟火你们扛不起，让好好考虑云云。

他不轻不重的话很容易入耳，故好好考虑就成了自然而然的后续方略，结论是那次看电影他一定知道逃课的我们。

后来写论文，我的胡思乱想是科技之于人的进化，和“原理”一点也不搭界，没想到辅导老师还是师傅。初稿后，他让我多读些书，维纳、贝尔之属外，还有上世纪八十年代时髦的“第三次浪潮”等信息类相关书籍。他显然低估俺了，那些书彼时皆已翻阅，它们所称不过是科技重塑、强化人的肢体功夫而已，而我在想别的事。又或者老师认为论文须有引文、注释，但他并未明说，应该是让我自己去体会、学成。

然而，我没办法找到可以引述的字句。一来是自己读书几乎从不做笔记，二来是我臆想的推测：大脑智慧的跃升和人性（异化了的）解放，这等“自然进化”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可能只有通过日后科技的发展来达成。这些东西当时好像没有大师认真论述过——现在的基因学问估计还在某个疯子脑袋里未成理论体系。

总之是我自己说不清楚的事，並辩称没办法找到学究文字来论述。想来这话李老师很不爱听，“你怎么信口就来啊？”他立马就把我顶到了墙上。老师说：就说你文内讲的性解放吧，你要说什么？人性的解放是专有所指的，“性解放运动”所指是本能的性，也可以是人性解放的一个侧面，女性解放也是一种性解放，这样的论述少吗？你给出明确的定义了吗？……做学问，即便是猜想也是不能想当然的。

我无言以对。那么深的巷道对交论文而言是没时间探究了，最后像维特根斯坦那样呈上了一字没“引”的论文，不同在于，人家是聪明绝顶的大师，而我是自以为是的傻瓜。为了把自己从傻瓜队伍里摘出来，有好些年我总想起这档子事。

实际上我对师傅的学问不甚了解，他后来的《价值论》也没读过，他学问的大小我不太当回事，但这些细碎的小事在我心中刻下了痕迹，做人、做事，就像从前的师傅那样，真起到了塑型的作用。现在看，“师傅”的称谓，应该就是这些事慢慢熏陶才留驻在我心里的吧。

孙婉

捧着一颗心来，不带半根草去

适应，我也同样可以做到，何况田园风光是那么美好。满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和期待，几经辗转，我来到了现在所在的学校，这是整个县域最偏远的乡镇。

学校的偏僻艰苦还是超出了意料。记得曾有同学老家就在这里，小假期她常常独守宿舍，最初同学都很不解，后来才得知她回家路途太远，如今公路已经进乡入村，但路上还是要花不少时间，好在沿途风景不错。然而，等到学校报到时，我的心情一下子失落很多。以前只在新闻报道中看到的景象出现在眼前，楼道里没有水管设施，用水还要自己从一楼提，厕所离宿舍很远，晚上甚至不敢出去。宿舍里还有小动物走动，虫子鸣叫和蚊子叮咬让我一宿难眠，于是害死了生活必需品。

最初的几天我倍感沮丧，也纠结过是否离开，但当我看到其他年长些的老师习以为常，看到带着稚气又淘气顽皮的孩子，我还是决心既来之则安之，鼓励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。在校长和同事们的帮助下，我终于从煎熬低落中缓过神来，学会了如何与学生们相处，老师们和学生的质朴热情，让一个无处安放的心灵得到了温暖。

我曾以为老师美丽又神气，可以“领着一群小鸟飞来飞去”，当长大后真的走上讲台，才知道那美丽

与神气原来真不容易。我带着一个年级的数学，还当着一个班的班主任，有时还要教学生音乐，甚至还曾教过语文。第一次月考成绩出来时，我比学生还紧张，差距让我知道，教学并不只是字正腔圆，授业还要讲究门道。很多孩子父母外出打工或者无力辅导功课，他们眼中的学校更像是托管照料中心，于是，我就几乎成了部分孩子的家长，既要关心他们课余作业，又要惦记他们吃穿冷暖，不时还要与他们的父母交流沟通。

这是份平凡的工作，也是在播种希望，很多孩子都背负着父母家庭的期望，乡村条件比不上城市，但同样充满五彩的梦想。看着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乡村，甚至进入大学和城市，自己也有种梦想成真的幸福感，这大概就是初心吧。

特岗服务期早已结束，我仍然留在这里教书，在当地和学校的关心下，我也从初来时的一间小屋搬到了一室一厅的宿舍，网络则帮我打通了与世界的山水阻隔。

新学期伊始，又有新的老师加入这支队伍。我想，在课余闲暇里，我们可以一起尽情呼吸乡间的清新空气，还可以看一茬茬的孩子们追逐嬉戏。就像陶行知先生说的那样：捧着一颗心来，不带半根草去。



老北京的豆汁儿

韩磊

京谋生，第一次慕名去喝豆汁儿是在护国寺小吃店。当时要的是标配：豆汁+焦圈+咸菜丝。说实在话，焦圈不敢恭维，油炸的东西，凉巴巴，硬梆梆的，吃不惯，但豆汁特对我胃口，喝过几次之后，就割舍不掉了。此后十余年间，北京老城区大多数豆汁店我都光顾过，比如阜城门的华天小吃、天坛公园北门对面的磁器口豆汁店等。

几年前的一个秋日，我背着相机在北新桥一带拍胡同，在一条窄小的胡同里发现了一景：人们拿着大号的可乐瓶子，拎着钢精锅，端着盆，排着十几米的长龙，在一家豆制品作坊买豆汁儿。我大喜过望，一是发现了好镜头，辟哩叭啦一阵猛拍；二是发现了豆汁店，拍完这组镜头我也排在队尾，买了一大瓶豆汁儿带回家自个儿熬着喝。就这样，一来二去，北京豆汁儿哪家地道，哪家味正，也分得出一二来了。

可以说，像我这样的北京土著能喝豆汁儿的绝对是少数。实际上许多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的人，也接受不了它的味，记得喜欢上喝豆汁儿之后，抱着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的想法，我很热心地请太太和儿子去喝，太太闻了闻说：“这什么东西啊，酸酸臭臭的，实在喝不了！”儿子则只喝了一口，就作呕反胃吐到了地上。最后，他们娘俩的两碗也都归我了。后来请老岳母去喝过，老人家尝了一口说：“勉强还能接受，可是也没觉得好喝。”老太太一定不喜欢，是不

忍心拂了我的一片好心。后来还带同学、朋友去喝过，没一个人能接受。

虽然豆汁店离自家都挺远，可我还是尽可能抓住一切机会专门去喝，而且一直都是两碗。两碗豆汁儿，两个油饼，配小半碟咸菜丝，成了我人生的一大快事，甚至觉得比吃山珍海味还有乐趣。特别是夏天，来碗热豆汁儿，就一口撒了芝麻淋了香油黑中透红的辣咸菜，喝得汗流浃背，浑身痛快通畅。

邓友梅在一篇文章里记述了一桩趣事。说的是《城南旧事》作者林海音1990年代从台北回到北京，被问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她回答：“别的事没有，就想叫你们领我去喝碗豆汁儿。”文章写道：林海音吃其它小吃时挺谦逊，挺稳重，可豆汁儿一上来她老人家显出真性情来了，竟一口气喝了六碗，还想再要……之后她说：“这才真算回到北京了！”

想想，我的最高纪录也只是三碗，距离当年七十多岁的林海音老太太还相去甚远……

